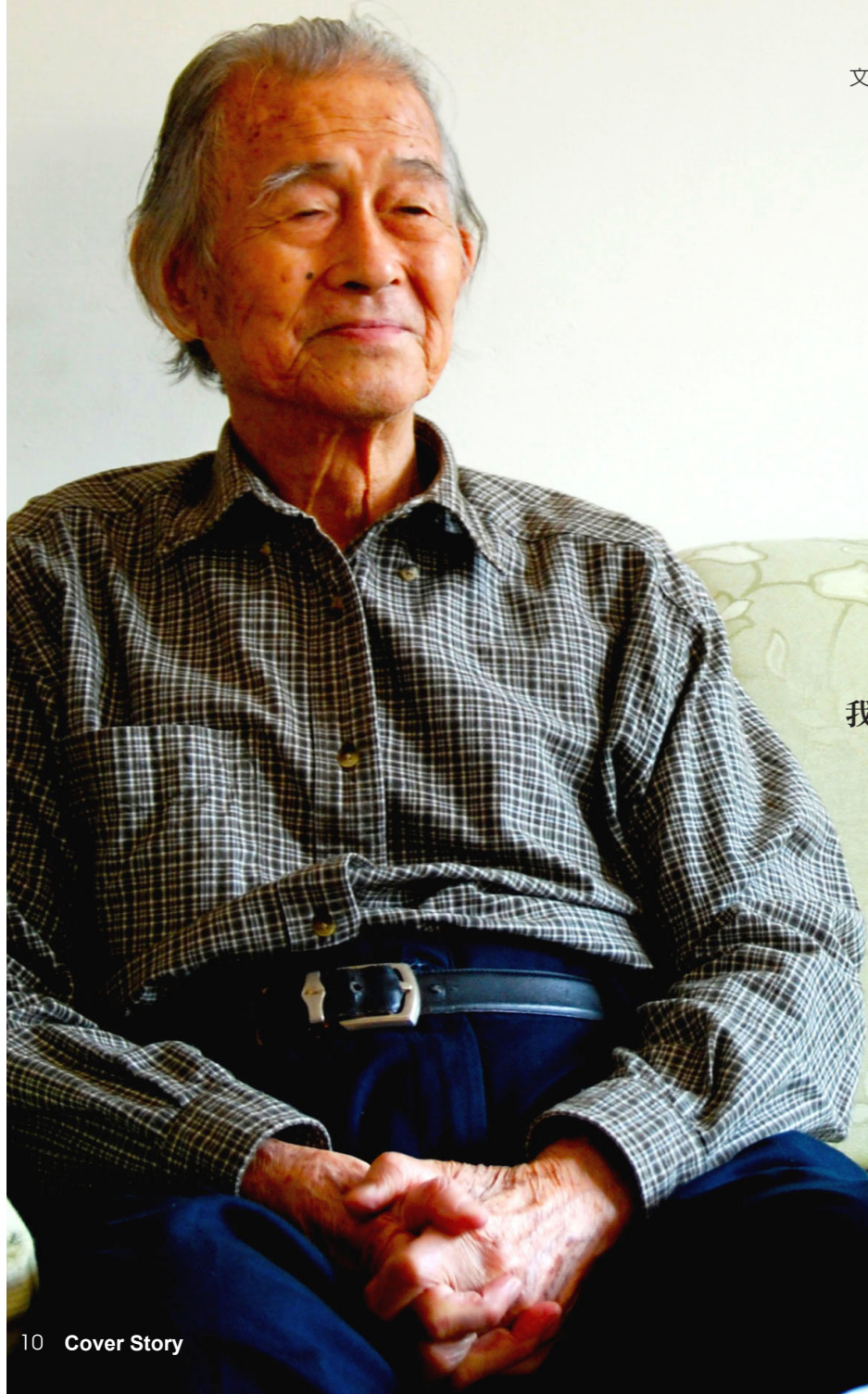


烽火卷身裡的老鼓手 陳千武·文學路

文 | 楊若慈 攝影 | 鄭勝奕 (P12、P13)



時間。遴選我作一個鼓手
 鼓面是用我的皮張的。
 鼓的聲音很響亮
 超越各種樂器的音響
 鼓聲裡滲雜著我寂寞的心聲
 波及遠處神秘的山峰而回響
 於是收到回響的寂寞時
 我不得不，又拼命地打鼓……
 鼓是我痛愛的生命
 我是寂寞的鼓手。

——陳千武〈鼓手之歌〉



陳千武策劃創建臺中市文化中心，1976年10月25日開館。

位於雙十路的「文英館」，是陳千武文學的重要地景。前身為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的文英館，是陳千武有感臺灣缺乏合宜的文化建設，專程取經日本，透過永豐餘紙業企業家何永先生資金挹注而水到渠成的心願結晶。

跨語世代 烽火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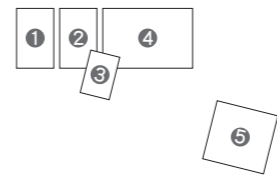
陳千武（1922年—），本名陳武雄，另有筆名桓夫。出身南投名間，1938年舉家移居臺中豐原。1941年臺中一中畢業。1943年為日軍徵調為第一期「臺灣特別志願兵」，赴南洋作戰。1946年回鄉後任職林務局八仙山林場，1973年轉任臺中市政府庶務股長，1976年擔任第一任臺中市文化中心主任，1983年隨文化中心新館啓用，於原文化中心（改名「文英館」）任職館長，至1987年退休。1989年任臺灣筆會第二任會長、臺灣省文復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以及臺灣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並持續進行創作與翻譯。1999年獲頒臺灣文化學院榮譽博士，2002年獲頒國家文藝獎。

年代、紀事能為陳千武的一生落下座標，卻無法說明他經歷過的烽火人生。他以詩人哀愁而熱忱的目光，凝視殖民時期的矛盾生活，二戰烽火中的生死

苦痛，乃至戰後國民政府對思想與語言的鉗制。他是〈鼓手之歌〉所自喻的鼓手，在現實社會中尋找生命的意義，以自己為鼓皮敲打而出的生命詩句字字真切，或抒情真摯，或沉痛哀愁，或針砭批判，或譏刺反諷，沒有改變的是他始終心懷故土，擁抱文學。而後，他以生命道路上所搬運的磚石，為後人鋪下了文化之路。

信仰文學 信仰自己

居屋，質樸整潔的客廳溫暖而閃閃發亮，一如陳千武夫婦給人的感覺。以為年邁的詩人會是嚴肅而沉默的，其實在妻子許玉蘭陪同下，夫妻倆不時出現對回憶的討論與爭辯，流露令人莞爾的孩子氣。因夫妻倆平易可親的態度，陳千武細數這段險峻而悠長的文學人生時，畫面竟宛如冬陽照映下的空氣微塵，靜謐而且深邃。



- 1 歲月在陳干武老師的臉上刻劃出了一道道生活閱歷的皺紋。
- 2 陪伴陳干武老師一輩子的夫人許玉蘭。
- 3 夫人也曾出書撰寫生命史，由陳干武譯成日文。
- 4 儉樸的書房，成就一位偉大的詩人。
- 5 老師目前年事已高，閱讀時需要藉由放大鏡輔助。

要地景首推位於雙十路的「文英館」。前身為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的文英館，是陳干武有感臺灣缺乏合宜的文化建設，專程取經日本，透過永豐餘紙業企業家何永先生資金挹注而水到渠成的心願結晶。市立文化中心開啓許多文化活動之創舉，也是陳干武著力最深的文化搖籃。

文英館與陳干武的深刻連結，終要回溯到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如同詩人自述：「日治時代開始，臺中就是文化城。臺灣的文化會議、文化活動都集中到臺中，臺中文化城的名稱就出來了。當時臺灣沒有文化中心，沒有舉辦文化活動的地方，所以我設計推動了文化中心。臺中地區本來就是文化城，有文化中心也是名符其實的。」果真，他關注的並非個人的文學勳章，而是臺灣過去繼承的歷史沃土，以及未來應當培育的文化花朵。陳干武以身體銘刻了臺灣的烽火歲月，他以斗笠為意象推行的文化實踐，更顯影在跨世紀的臺灣土地上，堅實而溫暖著。⊕

回顧日本殖民、二次大戰以及國府時代的白色恐怖，時代巨輪下許多信仰一度興起，一度破滅，陳干武自言，他唯一的信仰是文學，「宗教會有教主，但文學的教主就是自己。信仰文學，就是信仰自己。」

他曾是日本帝國軍隊麾下的兵長，親身經歷殖民地人民的悲哀，不意戰後祖國光復，竟然讓他遭遇相似的極權統治。國民政府全面禁用日文，聲稱去除日本文化「遺毒」，臺籍知識分子從此落入文盲窘境。他原以日文寫詩，戰後形同語言閹割，致力學習中文十二年才再次執筆寫作，長時間養晦與沉澱，終究透過小說與詩作，展現他對臺灣新文學與國族認同的思索。

陳干武的文學人生如一幅卷軸，舒展開來，處處可見他對現實社會的思考與批判，以及對文化與鄉土的關懷熱愛。就讀臺中一中的文學少年時期，他便曾為抵制日本皇民化改姓政策，以柔道社主將名義聯合劍道社主將，制定絕不改姓的宣誓公約，終至影響他在軍國主義時代的升學之路。國府時代的「二二八事件」時，他一度意圖參加義勇隊，儘管因家庭牽絆而不果，卻不曾或忘知識份子的自我期許。

1964年笠詩社的成立，源於陳干武意識到沒有專屬臺灣人的純詩刊。他以臺灣斗笠為自我意象推動創辦《笠詩刊》，意圖表現樸質堅忍的島民性格，從而讓臺灣現代詩壇從五〇年代「橫的移植」西化風潮中，走向關懷現實人生、回歸土地與人民的詩路，影響了六〇年代以來的臺灣詩壇。1976年由陳干武籌劃設立了全臺灣第一座市立文化中心，也正是「信仰文學」的信念使然。意料之外的是，這樣的信念種籽竟然開花結果，促成各縣市接連成立文化中心，帶動文化活動風氣，為臺灣滋養了豐厚的文化土壤。

文化薪火 自臺中萌發

陳干武曾以〈渡臺始祖土灶公〉一詩書寫家族先民的開墾拓荒史，母鄉南投是他投以禮讚詩歌的故土，生平第一首詩〈夏深夜的一刻〉便誕生於此。然而，他的文學人生開展枝葉之所在，卻是堪稱第二故鄉的臺中。

臺中點燃陳干武的文化傳承使命，始自他考進州立臺中一中。寄宿漢詩人母舅吳維岳在臺中梅枝町的住厝，是他投身文學的關鍵。留學日本回國的表

哥引領少年陳干武前往臺中圖書館，為他帶來首次與文學相會的機緣。母舅與當時知識份子的往來，提升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而其中，與母舅至交的藝術家兼文學家張深切對臺灣作家應該背負起文學使命感、開拓鄉土文學的一番期許，尤其打動這名文學少年，深植為他日後文學實踐中念茲在茲的意念。

陳干武轉向寫作，則受當時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的啓發，而後與文壇前輩黃得時、楊逵等人的交往，同樣成為他日後致力臺灣新文學工作的緣起。由於勤跑書局站讀而結識的張星建，提攜了陳干武走向文學活動之路；《臺灣新民報》學藝欄主編黃得時，經常刊登陳干武詩作，鼓舞他的創作熱情；楊逵、葉陶夫婦經營的「首陽農場」，是陳干武中學畢業前常走踏的地點，因而深受他們在生活與社會實踐上的影響。臺中是陳干武文學生命中緊密相連的土地，不論文化薪火的點燃，中年期的能量勃發，晚年的俯身深掘，都與臺中息息相關。

文化城的文化搖籃：文英館

生活、創作於臺中數十載，陳干武文學的重

